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浮丘山上三隻鶴俯吞湖漢擬衡霍

何家庭前四株桂四時長花春薇帶杖下金魚臏香深却憶四子同坐席一子獨攤瑟忽如聖師與曾皙何似師曠歌無射鏗然舍瑟誦君文四坐冷冷雅樂聞我不及識盱江李後人亟稱似孟子大集流傳二百年能以六經爲根柢又不見眉山蘇盛壯閉門方讀書萬言不用一難字濤溉萬里行紆徐知君不是曹吉利燈採木瓏控初鋭書生生無食肉相儒乖盈

劚八珍味埒鄭夢短炊未熟與君同夢俱蕉鹿度寸之珠度尺玉鯨錦卷還重致祝祝君眉壽壽斯文抱瑟聽詩吾亦足

豫章同年熊朋來敬題

稀混蛾落月碩果標霜珠明髮耿窘喟惠然擬長裾長裾映古貌踈我瑛瑶瑜下言獻屈賈上言邇黃虞淇源導六藝衆敬隨縈紆向來二三策乃與屠龍俱緒餘託雖刪清雋味盎腴庶羞集方丈此品超熊魚交得正始音置之東石渠範世迈渟雅千秋垂介圖

豫章周天鳳敬題

雞肋集目次

丁丑夏五偶書

雞肋集目次終

何希之廷試策

問求言十事　　甲戌廷對第六人

初考黄京教必大批

辭嚴義卓當是奇士

覆考許國録再勝批

說有理而足以當人心文有力而足以發英氣

融化十事筆勢翩乙一瀉千里末亦救時之畫

讀之豁然

詳定浴察院文卿陳正言過支侍中書舍人李珏

編排宇文右司十朋趙郎中必槐總筴三十四分

監試陳侍御堅　　是科狀元王龍澤

宮闕府居之事非巷居所宜處也肉食之謀非藿食所能知也公朝清明言路撤豁顧傚元祐故事而以天下十事下詢草茅小臣愚竊笑兀孤忠欲抵掌談天下事久矣何幸從下風吐一得之愚而明問牖折意婉辭微方且於人之不容言與不足言者俱致慨焉愚也於執事議盡天下之心一語油然有感於當世之故矣切謂人無智愚皆可言天下之事勢有貴

賤皆嘗心天下之心上焉者以天下生人爲心則雖
士傳民語工誦箴規無非可言之人下焉者以天地
萬物爲心則雖燭敉興亡揔説利害無非當言之事
上焉受天下之言非以沽名下焉談天下之事非以
賣直上下之間視天下事皆不過各求以盡吾心而
已矣彼有國家雖號求言之時而乃未大彰聽言之
美朝廷非眞有諱言之意而乃自懷不欲盡言之疑
是固謂彼我之間不欲爲是苦語以相攖拂也而起
視四境壁七未訏天下事獨無齟齬於心乎天下之

患莫大於上不好言而使人不敢言猶莫大乎上太好言而人自疑於言蒙露而行寧無一溉之潤孰熱而濯寧無一勺之醒當天下尚可以言之時吾為之明日張膽以言天下事孰為天人之向背孰為氣運之盛衰孰為閭里之欣戚孰為正邪之界限琅匕炳炳傾倒畢陳彼非洎然於宇宙之故者何至愁焉不一經其心而吾乃付天下事於不足言而毛舉一二以塞責然則天下事委之如此而遂已乎委之如此而遂已爲吾不知其何心家國天下皆吾身心宇宙

間何物非我以一身而假四海之慮隱一室而存天下之憂古之人非得勢在人上者常思盡天下之責雖眇焉一介之微我七焉常若負山嶽萬鈞之重故上焉者如堯舜湯文至于我朝元祐之盛際好言一脉流潤濵遡非詠也吾居天下生人之上即有天地萬物之寄吾盡吾心不容不爲天下而受天下之言也下焉者如稷契伊傅至于我朝元祐之諸君子皆言華國山岳動揺非激也吾仁義禮樂之身即內夏外夷寄命之身吾盡吾心不容不爲天下而言天下

事也嗟人亦各求盡吾心而已矣衞室總章之訪養老乞言之風彼於天命人心豈真有呼吸存亡之警瞽史工誦之規庶人商旅之謗彼於朝廷邊鄙豈眞有俯仰成敗之危而且納誨且好言且惟恐天壤間有一不得其職君臣上下本不若此而猶若此焉蓋不若此不足以盡吾心言路通塞關國利害不細而司馬門候三日不得見識者知奏事之衰若之何不求以盡吾心哉赤帝子之興號反秦者除偶語之法而諫者無刑去腹誹之誅而謗者無禁一時風聲氣

皆足以鼓斯人而從之議下公卿議下博士議下有司鹽鐵之議不發於在廷之臣而乃使文學之士呶呶者日夜拂吾耳騷吾心彼雖非眞有古昔君臣意度而天下事衡之心者悉乘游吾目乎入荒慨芳心之如昨此一心發源於帝王流澤於兩漢豐暢鬱茂於我朝至我元祐則又所謂煬隆烈爲太和[illegible]葳爲群動而天地草木之再春者也愚嘗謂古今言路之亨莫盛於我朝而本朝君臣之盡心爲國猶莫盛於元祐宰臣執奏臺諫論列給舍繳駁經筵晉身此

亦我朝求言之常法百官輪對三館封章太學伏闕外臣驛遞此亦我朝求言之常法惟是元祐改詔求言一事此則上下千古之所無煌匕盛美照耀簡編潞溫二老古栢孳天質言路訪闕失開口以爲第一義而太府宋彭年以言事獲微譴則慨慷歔欷直欲爲朝廷惜此治體蓋常將好賢納諫之心直通乎堯舜湯文之心故諸人直言極諫之心亦直脉絡乎唐虞三代諸賢之心青苗復法忠宣爲之而光力疾入對乃曰是誰姦邪勤行此事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議

役差役條陳不可且曰豈公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
耶布衣而嚴經筵之制司諫而斥戚屬之奢不顧彼
我不避怨仇均以快活生人爲心均以扶持國事爲
義條人憂國一念皦然天下事惟各求以盡吾心而
已矣故一時內戛外夷尊如泰山朝廷邦國溫平和
熙年穀順成方內無事此皆一心之造也世欲睹元
祐之時可不心元祐之心哉夫人言一脉與國脉相
爲存亡排而抑之如水斯滯暢而通之如泉斯決屈
伸好惡之間關理亂興衰之異今天下事匕動法元

蕭而求言一意度越拘攣又過之朝廷有道門館無
私諸有忠慮於國者謂宜叫閶闔呈琅玕而公朝雖
揭容受之的諸賢似有退遜之風叩閽言事豈無一
二朝鳳之鳴而羣補常程無異舉子之課試於天
下大勢所在爬搔之而不癢針之而不痛快然則天
下事其信難言耶其亦無可言耶噫天下事可言何
限也人亦各求盡其心而已矣河粟雖富東郡之水
可傷潢池弄兵海濵之風正惡宇宙間事會日新何
時歲熟且美吾民歲時伏臘斗酒自勞得一日爲太

我聽而先爲是齗齗疑畏之態一委天下事於不足
言是豈天民以天下自任之心哉是豈唐虞三代我
朝元祐諸君子之心哉近者臺諫大儒伴匕抗議謂
元祐之治所以號女中堯舜者朝廷以公心用君子
君子以公心報朝廷欲法成周之治先法元祐之治
斯言其於世道有深長思矣耶明問所逮既已件別
其條以請而十事之陳邊防猶急故敢因執事元祐
之問復舉今日內外事勢與元祐細評之夫治內所
以禦外尊君所以撫夷宮府一體必能平中原朝廷

肅清必能定東山此巷桑麻穀粟之論已者不得以求奇也國家十數年來元臣身總中外動取元祐事施行之加以嗣皇新政條貫門新海內之氣洒然新雨之沐泥塗天下事謂宜何如而內外事勢居然相反故以治內論則元祐猶有邪正之混淆今則朝端必天下之選元祐猶有新進之餘孽今則皇孽必來袋之英元祐之國論猶未一今則中書政本之已滑元祐之倖門猶未絕今則宮庭宦寺之影息以此論之蹤請今日之治勝如元祐可也以治外論則元祐

一賢相可以備數人今乃以衆正聚朝之日不能塞
叛逆之萌元祐一二戎監可以緘會頑今乃以詩書元
師之聲不能折窺裘之心遐地非不宿重兵而追邦
叛師孰能如知慶州之張栥沿江非不置列戍而大
敗遼寇孰能如德靖寨之張憔以此論之雖謂今日
之治不如元祐亦可也夫內有天保以上之規模而
外無采薇以下之勳業在內之治纖制曲防幾有周
公太平六典之風在外之患震撼響發且有孔明危
急存亡之慮是果誰咎而可哉薪幾將燃粟紅已迫

天下大勢安危在邊書生早夜以思爲世道而尋其源則亦曰今日内治之規模毫髮不可易也毋亦於治外者而深長思而已矣自古及今當閫寄者最患乎事權之不一御軍政者最患乎功過之不明事權不一何以禦敵功過不明何以使人斯二者古今之所同病敢爲執事言其故何謂事權不可以不一四封委之專治范蠡所以謀吳黃金恣其出入陳平所以間楚責之重則任之者必專處之日費千金之地則其纖悉者無容較徒手不可以擊賊盡餅不可以

餉軍疆埸之事固非可以談河辯也我藝祖宮廷賜
予一金必各至邊閫之臣必厚其家多與公錢聽其
伸縮高宗亦謂帥臣不可不重軍事不必反覆遲疑
兵貴神速法當便宜動輙拘攣何以御敵幕府豈無
功籍之慮申而差級必紀無以作戰士之氣支予豈
無泥沙之耗費而千金不酬無以伸邊閫之威國家
一兵以上無非生人之膏血輕兵浪戰固非朝廷軫
念根本之意而今年不戰明年不征數軍貲者惟孳
其無亡矢遺鏃之費則窺吾國者何以折其潛窺滋

人之謀大抵斟酌劑量朝廷自有微機揣摩臆度邊臣寧免覬望帶水悠忽焉飲欲蹋荆蜀措置節鉞方新方將鼓一世之才以當風雨怪盲之會而可使有一毫疑沮之心哉元祐間王良請諭熙河帥調遣軍馬支費錢糧帥司得一切從便宜正謂是耳何謂功過不可以不明雲中之功不録雖文帝不能服魏尚之心街亭之過未誅雖諸葛不能私馬謖之愛情有變常法無輕重孫武所以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高宗謂用命必賞不用命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淮西有

譬視軍飛沙於中不進後行軍法貴過爲是嚴者兵機兩陣勝負俄刻人心少懈國事謂何國家涵養忠義已非一日安得盡無父兄法度之人守圉捍敵如賈生所謂金城者哉而敵王所愾之忠莫李其全軀保家之念推鋒越河之勇潛消於歌童舞女之娛文恬武熈習以爲故果何爲其然後使無章人人談鶴功過易位天下誰其與我提撕其困憊振發其精忠此其機括全在朝廷元祐間熈河兒章之捷公著謂有勞不報何以使人而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撫

公且於讀實訓之際歷歷言之正謂是爾夫重之以爭權申之以賞罰治外之規模其大者已先立矣而又出爵賞以募舟馬剌縣盜以塡軍籍除淸野錢以安流民修淮山寨以結義士禁諸將掊克征斂之習戒閫臣尙文厭武之風遴官省呵殿之兵軍伍歸運營之卒將卒必同甘苦獻捷勿吝金帛年年靠實人人奮呼積之數年何事不立何至使邊庭繹騷飄忽不常春鉦不驚如登虛邑而莫敢指哉雖使天下常元斡可也然其本本原原之處則又在乎君臣上下

之名書其心爲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天下事尚可爲君其勉之

問彼元祐之文及濂洛諸書　甲戌省試四名

知舉曹尚書批

文宿於理冠場

文弊至今日極矣今天下事匕動彷元祐何獨斯文之不元祐哉公朝慨文弊之虛浮而欲範以元祐之制度執事承天詔之風厲而力叩以元祐之諸儒新美人文之意鳶飛魚躍之機也切謂文有源脉學有

根株源深而後流長根實而後末茂文章以學術爲本學術以師儒爲宗海內無宗工無以興起天下之學術人心無學術無以新美天下之文章故必有濂洛諸儒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義理煥然大明而後元祐之學術日以粹必有元祐之粹學風聲鼓舞氣習熏陶則舉世知所向方而後元祐之文體日以新用鳴徵和塤奏箎吹此感彼應理則然爾試觀斯文於三代之前虞夏之書渾渾商之書灝灝周之書噩噩至今讀之其旨高其調古純正而淡泊優柔而閑

猶如御東風如醉醇醪如聞大韶鈞天之音如聆洙
沂詠歸之瑟何斯文氣象若此其寬厚哉堯舜湯文
王建立學於其上禹皋伊傅諸儒講明正學於其下
膏沃而光曄山鳴而谷應矣秦漢以來斯文日以不
振　爲幻爲縱爲浮靡爲纖弱破碎大道豈山川
清淑之氣獨鍾於嘉禾奇木而此獨靳耶談道必流
佛老談治必雜刑名談經必泥章句談學必尚詞章
仲舒昌黎號爲數百載之奇遇而言正心不及誠意
言誠意不及格物致知悠悠七千載此學術誰寄乎然

則又何責於斯文本朝道德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
會激摩動盪眞儒實生以五代渾淪鄙野之陋習一
唱以返經學古之歐公則黜西崑桌我宋文體之弊
天下為靡靡稍至元祐醲郁極矣蘇氏兄弟筆墨澆
腐脊壞問刑賞一論亞厚雄深可追古作嗽黃諸儒
大篇短章如大羹元酒至今綴文之士膾炙探索者
沃然其有餘味此非一人一日之積也歐公之後有
周張此叩彼擊星暉斗明有以抽聖道之開伊洛之
發有二程[illegible]清一和春風夜雪有以發聖道之觸應

夫人指太極爲一物則加無極於太極之上以明道體之精微處夫人欲動情勝以相攻則繼主靜於中正仁義之後以暢大學之宗旨均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人物則有不同者矣西銘推天以及人由人而及物使人曉然於一本萬殊之義而不溺於兼愛爲我之私易推天理人事之微春秋謹尊王賤伯之義而隱微則有難見者矣故程子於序著體用顯微之說於傳指寬猛是非之公使人炳然於大義之敷宣而不嫌發明漏洩之過原心

何有文字之契用乎

形忽較理分寸析古今之同異辨義理之精微人多
其誨者盛從而實歸士習其傳者支散而孤衍陽和
鼓動萬象蹈舒豈特當時之為文者沐浴衣被造化
中凡南渡以來明於閩和於浙與夫江之東江之西
者皆其孤也何至今日而斯文之弊乃爾哉漂風之人
未不能起羽君子之澤五世而窮藏在人心者不過
濂伊之一線而東南半天下無名學之宗師則鐵基
根柢已蕩矣宿學彫零無傳經之家新進崢嶸無受
業之素此學經所以不明人文所以不元祐也雖然謂秦

無人豈可厚誣河岳之英靈未斷前哲之膏馥猶香河汾六經足以當陳晋之北面滕閣一賦足以掩諸老之大才矧今天子妙揀眞儒宏開理學人物權衡之地皆取名勝以程度之造化軋茁如種必生人文新美非其候耶吾嘗觀湖學之教鑿乎體用之不相判而閩人端士多出其門白鹿之規昭乎義利之不相入而遺音餘響至今使人聞之而氣肅彼皆州郁於一隅之地無抑揚升降之權而從游雲集人物偉然矧氣力有大於此者哉故心思之所感發意

氣之所激昂必有自　如張庭堅者必
有卮物混成之　者必有刑賞忠厚之論
如東坡者必有　大事之策如考亭者讀陳情表
而不孝則非子讀出師表而不忠則非臣習濂洛之
書而文不元祐則非七矢抑吾於元祐之事有感焉
嘗記元祐間潞公以華髮老臣爲儒學宗一時安
在經筵在言路在金馬乚堂鱗
彰　文之氣日以張

書分寧余南麓行狀

舉而不第勸章抗山早退南麓清規逸槩長材秀學可躡前修可詔來哲人徒見其蒿目世患與時孑孑諷鄉袞早退遂疑是翁蓄積不試進士科乃失此人不知南麓貽書遺翹材之時已是吾徒對衆忤當權之日此時肺腑病已危惴使其仕而用用而賁志弗展呼吸成敗亦不過能爲所當爲如廬陵諸君子無負吾意而已其能以長緪繫白日哉士君子垂青史擅名聲不皆在位勞之通

題𤾩齋有大臣得之山澤隱約中褚彥回只作中書郎而死世不稱爲名士耶兩麓雖未能以勲猷著世吾知其垂世不朽固自有在何以知之以其當日之志知之以其繼志緒業之有人如虞伯泰伯知之

書瑞州高安劉氏愛敬堂

周公與管蔡恨不茅屋三間此詩人激昂之言意謂骨肉倫紀之際處羈窮之地者情好易洽居富盛之勢者嫌隙易開此周公所以愧於二陸也然則萬石君家上堂卄昔倡予和女光豩一團如高安劉氏愛

敬堂者豈非人間之至尺千載之美談哉彭城漂泊夜雨蕭然那得有此迴風望斷想像而爲之賦機雲落寞東西差軾轍飄零風雨淋何似高堂潑奉毋光風吹拂到處店

晉瑞陽況道山杜甫騎驢覓句圖

子美吟邊寒日晚蕘夫花外小車遲行窩春色無人畫却畫騎驢欲雪時

詩窮而後工故少陵酸辛之蹟好事者喜稱之至繪而爲之圖雖然豈盛世事哉邵先生從容洛下

大寒大暑不出微吟半醉肺腑皆春若描畫得此意出天地間氣象活動都在目前道山試深思之當信吾言有味

書啟厚齋所藏文公武夷擢歌

蘇才豪曠當安排晦翁於宋人詩多不肯推許乚稱說放翁然吾觀晦翁句意天成流麗比韋反復理竭道理燦然品當在放翁上見山而悟壽靜觀水而知有本古人於道體見得分明雖眼前山川景物無非天機活處程子花卯前川之詩評者謂有春風沂

水之趣可見將襟融釋脫落語言自別詩自李梅門
延來與致固承詩從義文周孔來拍調更高梅翁致
人作詩謂須格物致知於道理上見得透意正爲此
與時廬陵名家晦翁於詩人之日薦之於朝翁大不
合切謂杜詩如史晦翁詩如經翁平生述作羽翼六
經憲章萬世與天地造化分功嘗見北方儒先許魯
齋甲子乙丑奏疏惓惓以翁四書精義傾鬲敷陳取
知當世且曰止欲這處沙漠無所用此至哉言乎卒
以基六合爲家之業胚斯文復與之運如翁所樹立

眞所謂紹往聖繼絕學開太平詩人而已乎

書永豐郭友仁佩觿集

自詩沠法席盛行諸解者如禪宗捧喝頭頭皆是穿穴細碎蒐獵瓌奇破琱斲觚支分縷解而氣機割裂終未能佩六合之大全劉賓客大音不完之論謂此佩觿集鎔古今話頭爲一規遹南北文章爲一家拾河洛之英抉詞源之秘此過江以來所未有也昔人云不見此二百年矣夾漈鄭氏嘗說梵音行乎中國宣尼書不能過跋提河今鄭之微言緒論且與河東

諸人同傳四方文獻翕然成章茲非文瓶合同之候二百年來鬱結類積者之一大快乎鵠雖小技而此集聚天地山川混全之英泄文人志士刲裂之憤見者解頤聽者釋氷其爲鵠也大矣雖則佩鵬客兮遂兮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終不可諼兮贊曰

詩通南北叟氣涵天地先九九原寧役根書帯亦欣然

書李王節立仗馬圖

唐人置仗內六閑如飛龍祥麟鳳宛鸑鷟立者顧者

列者翼者所以嚴禁衛肅朝儀也繼是而興爲金吾
仗爲黃麾仗品節雖殊前殿後擁儀衛偉然雖然其
事違矣風鶯飛過均爲陳迹吳興好事者方繪爲之圖
介君李公製而珍之當今六合爲家王會圖更盛於
昔李公將朝夕乎其間而獨眷眷於存舊此田子方
收故公家畜意也子方不遺故舊窮士聞而歸心故
迹已塵究今在目躊躇駿異逸態蕭踈吾徒追省徃
事覧此有不爲之慨然者乎

書路學叟張君益上世事跡後

昔人讀樂毅書而泣余於慈谿翁書張北海事亦然
婉轉懐切道其上世遺事及將仕君追痛始末如甚
至今讀之幽惨透出紙背有不可勝言之哀不能不
爲將仕歿于流賊嗚呼成敗興亡天也人亦能爲其
所當爲者而已北海公屈折斷死只成就一箇是而
身亡家破賁志九京徒使志士仁人墮淚千載六朝
興廢僧立蜒空使豪雄嘆寧磬異時事勢如雲可悲
可惜更有難爲情者然予覩賈氏家詩書奕葉功業
既以盛名策勳揚歷易易如摘髭君盛復於愛河浩

蕩之世確守一迂喜爲吾道作津梁此其所立皆過人天不能福其人之國而能福其所以扶持其國之人張氏之與信未艾哉

書黃高遠居士遺文朱安周同友梅翁之父人友梅翁之父高遠跋鄭母礎基云

古稱婦人之賢者曰孟母爲其能三遷以教其子至秦漢間有巴寡婦清者又能以財自衛始皇至爲築女懷清臺此皆婦人難能之事余親家鄭氏用以財雄於鄉紹定庚寅盜弄潢池兵余妹夫義夫與其兄質夫能

以其財糾合驍勇保衛鄉井盜不敢犯朝廷命爵
酬勲以長幼之次義夫不及焉由是里有官爵之
望未遂其志而卒時余妹年甫三十惟一女在室
承其夫家禦盜虛耗之餘重以喪禍而竟能勤儉
自將又雖從朴未幾而家道日肥遂能以女嫁二
千石之子越三年而今之子來始生蓋質夫之子
也又能不惑群議特出已見撫以爲子及其既長
擇師而教之由是思廣其田土新其居室以爲子
孫計今距義夫之卒二十有一年而今之田土視

昔而肆今之居室視昔而華其子文秀又達朝班登仕爵以爲士子功名之地復能以財受爵行將赴濟臺之選以遂義夫未遂之志是亦皆婦人難能之事方之古人其殆庶幾焉表親陝某謂渠欲以所增之產編年而書之冊爲余序其始末余與妹爲同氣當其喪夫之時亦余理家之始今論功課效乃反不及遠甚益信其有甚難者昔宋若昭兄弟皆愚而姊妹盡智余亦似之因蒙愧而爲之辭

此高遠居士流落人間之片紙友梅翁所寳根於汀北之長欲見大全而不可復得者也文章隱顯有數世傳六丁事往往類此然嘗記坡公云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是知君子爲文苟得窺見聖賢戶牖則離騷辭半句出諸肺腑亦足芬芳千載晋之歸去來辭唐之李愿盤谷序是皆一時絶唱卒然揭詞章於盛漢之表君士此文存諸鄭氏故紙乃刼火不燼之英萃山僅一毫芒而清妙天出不見筆墨蹊徑看似尋常作乃奇崛未援宋若昭事亦非草草讀史者所

能道使金薤琳琅非爲雷電取攝則湘絃泗磬可勝

味哉昔老泉見晁繹先生之文誠其子曰後四十年

恐無復爲斯文者余得居士此作於翁家集中把玩

驚喜盍一幅可以槩平生豈意永嘉之末乃聞正始

之音

書友梅外舅所誌息所

宋之嘉定辛巳十月公實始生於是再逢甲午年昉

七十有四既得壽藏乃自誌其平生如此公少負文

名至淳祐壬子領薦一時英聲籍甚諸老多避其鋒

蓉山之東縈水之西隱然元夫鉅人在焉倓尋世擯
西席葆光退與造物爲徒嘗曰無所不知爲富貴吾
弗能已無取於人謂之富無辱於人謂之貴其庶乎
自是視勢利榮艷人所翕匕以熱者不啻如棄涕唾
惟哲筆視其休戚其著容忍說及如玉卧窓等記
益其心也自儒家暨外猶精陰陽家莊列微言參透
關鑰故視死生如晝夜一無所譎夫人羅氏先卒塋
於洲湖泣山明秀公表其塋有同穴之約且望其後
人曰讀聖人書爲君子儒又曰子子孫孫無忘此語

其屬意於此深矣顧時乜上念前岡大坪松楸在望不敢離與遂改今卜坐乙辰向辛戌綢繆拮据營矣宅而因刻所爲誌焉前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也須一箇土饅頭達人大觀樂天知命不膠者卓矣公之爲此早計固將欲此文此地俱千載也余維昌黎韓公以斯文爲唐大宗李韓實序其編首余於公誼均李韓在公文固當牽聯得書況今所卜兆山水索抱風氣蓄洩乃余昔所指畫而於公心適有契焉者寧無辭乎然未也君子生斯世血氣有衰志氣無衰

昔梁國兒作壽塚登靈床而歌得壽乃餘八十此猶入道之委順者爾近世潛夫爲時聞人自狀其徐潭草堂有曰命乃在天死便埋我亦甚放矣及其自壽樂府乃云樽前未宜感慨事猶看歲晏何如卒於是進持筆槖退佚家世福壽尊榮蔚爲宋祭酒取所素願如左契然蓋宋南渡後放翁後村均以盛名賜第垂九十猶未耄天之所以錫善類匕如此公今壽域踰新貞元逾壯經學績文精悍如少年榮名特券內事然則此文眞早計哉

丹書息所誌後

自昔高人達士神情散朗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故輕得喪齊壽夭視大千世如空花起滅趙臺卿刻石於墓司空表聖賦詩於壙是皆有見於死生晝夜往來之理非意之也然嘗疑談死生之理易處死生之際難昔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特未知死何如生爾死政自難嘗孟德氣凌六合乃爲銅雀妓女懷歿世之悲鳩摩羅什西方學者病亟方遣弟子誦咒三番免難不及事而卒斯人所以處死生之

故如此矧文人才士作此楚匕庸知非漆園變幻語乎翁平生嬉笑成章說世如小兒歲之甲午以所誌示予窮線往事浮雲世態清虛一大洒然不繫之舟米受而讀之亦謂文士寓言爾今年春嬰末疾涉夏彌甚闔門救療食不下咽翁從容偃仰如常時匕對家人深衣笑語危惙欲絕無一語及其私聞祉友誦金剛經而別嗚呼此譏世俳語端明蘇公着力時也而波之若去𣶏朝聞夕死翁之所存於是眞矣嘗謂古今惟胸架里處始終之際於自挽無愧辭秦太虛

參壽偶雜之語淒痛鍾情可發千載一笑翁其淵明葦行人乎若夫學問泝高遠居士之單傳詩詞挨梅坡羅公之衣鉢壬子以盛年策薦書崴晏誌記諸作精意溢出而文足以開後學俯仰七八年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委折盡分而行足以照鄉閭族屬士友親知相見必問安否訃聞感泣繫路遠近會哭者数千人足跡罕入城府而邑之軍民官素聞其賢皆遣使弔贈此其至誠之感厚德之化蓋庶幾古陳寔王烈之風豈徒筆璧言議之不朽而已哉某於翁情雖翁

婿誼則師友益嘗遊斯文相與之情與其立身行世之大槩流涕而誄之於几筵茲又惓惓焉諷道於誌辭之末欲以見世之好蝣人間操筆自誄者必俯身不貳得正如翁而後他日可以及此言蔡中郎謂爲人誌墓惟郭有道爲無愧嗟乎何必有道如翁者亦可謂超然無愧矣

書樂安教諭黃從吾吟編

讀君詩一再過神眩目奪如步山陰如飲沆瀣如蕪學士酒醉夜半嚼雪中薑根有殊絶味讀至門到張

羅差簡靜書聊遣眼却從容嬖然日此當屬我道余近況如畫神情散朗何其得神髓中之所欲言也爲吳氏壽康堂着語輿寄超逸出已欲逼簡齋舟中長韻句語渾成意近世衩村南塘復作當放出一頭埊前修最以長律爲苦少陵後惟柳七州千載突出君天分高故出語驚人猶昔日弱冠決科時也不可及不可及

書新淦羅伯強所攜畫軸內有補之所作同心當貝詞錄甚最難出脫題詠甚多

逃禪詞氣天成流麗玉燭清平之調爲梅傳神句意

欲似至同心曲則秦七矣世但以畫梅爲工往ヒ爲孤高盛名所掩爾聚奎盛時人才動如人意六一文章妙天下詞語乃帶唐人香奩風味半山冲虛蕭散如化人修士胡笳十八拍宛然文姬肺腑中溢出吾許清莬子非處艮輩人也亦嘗奏賦明光隨齒牙流落情詞醉草秋水芙蓉其二公之流亞乎辛丑蟄溪何某走筆爲此曲解圖老仙含笑地下矣

書周亦山所藏杭山詩帖

杭山翁贈言發帖嚴重卓爾大雅亦山贊見語寄興

閑婉風韻更研研亦山翁獲接四方兠人宿望度貯冰壺所託先友如文山本心如心遂初巽齋諸公樹立詣備至今問其名氏形神俱肅歡泉知脉葉濶流光豈無自哉太史公南游江淮與會稽講業齊魯成一家言二程從太中公宦游江漢與天下士大夫交際退居洛城著書力學身益退而名益高此事本屬吾黨亦山其無遜

書艾樵村詩集 臨川人弧山其叔癸酉同升

予昔與艾公弧山爲同升時流中惟此公落乚有逸

氣韜朝月夕神交莫逆而亦二十年別矣別久不一見而見其猶子樵村於竹風蕭瑟間觸目琳琅恍如晤對且不鄙以樵歌惠予空山得此奇事樵村樸祕走萬里持一笑而歸正自可念抑予讀樵歌竟爲之擊節曰樵君所論著非詩也庶幾所謂行祕書者世有如此人而長不偶者乎爲之歌孤山韻而歸之

昔匕吟鞭厭馬蹄新來字尚覺清奇當年畢睿騷人詠此日生民清廟詩郡國興賢聞漢詔元和頌德欠韓碑君歸應共孤公語吾道將行親見之

書羅靜觀遺事 戊辰由武昌節推歸隱後殁於水

余猶記甲戌與伯氏潛心客中都時公晉滿夔峽一日得公至喜亭書慷慨世事悃切愛余喜謂仲氏此振古之英吾兄夾袋儲也其至實皆江表偉人世道賴之矣孰知曾不閱歲而公反覆憂憤滿懷風雨乃已與樵歌牧笛同哉蓋公因文見道於聖賢義理上嘗有契視富貴貧賤死生利害如一故其恥焉然世之心即其告焉憂世之心宇宙輔從盡分實難也之君子不幸而遭於難寧以身赴不測之淵不忍汙

盜賊之刃全而生全而歸近時如潘古心公亦然固
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公雖隱約樵漁猶
不免厄飄泊浩蕩同李杜靈均倘然長往生不降其
志死不辱其身亦可稱元祐全人而含笑見梭洪公
於地下矣世之以進取利達婉切爲公惋惜者是烏
足以知公是烏足以知公乎知公最深至臨亦佳士
故因其來請勦匕爲公道之

書陳恭清西樓紀詠後

無人說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自荆公下此一

轉語而世不得齒於元龍湖海之豪者往々託江湖
嶔崎爲羈客以里巷偃蹇爲高人嗟乎此劉伶閉關
法也吾道卷舒以時勳名通塞皆天禹稷纓冠顏子
閉戶儒者用世易地則皆然盍清陳君席西樓之盛
麗而能業上世之箕裘文獻與傳園林四壯々方右
文則翺翔京浙躋英傑以就聲名將當隱約則逍遙
泉石友帝布而談詩書江湖之逸氣山間之勝韻於
是平生兼之矣今人以豪傑自命者不過昏屑抵几
以聲價相傾動吾觀古之聖賢循々於山林靜退之

中而傲然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布褐之癯而負公衮之望所謂豪傑正如此野服衡山深衣獨樂其人也益清歲暮索居氣岸不折當年豪意固在其元龍嫡孫行乎深培厚積風怒鵬飛聖賢安知非我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書陳益清所藏所翁竹畫竹二龍一

碩豊之畫爲貴公子拾取笑謂神物能變幻飛去益清寶藏所翁二畫玩之若神竹雖存而龍逝矣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泥蟠天飛升潛有數翠竹

花寒搖曳窓幅邁往之韻絕俗之標蓋武公淇奧之猗猗而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一莖清風冰霜千載赫兮咺兮益清似之矣顧惟二盡均處穀中而出沒隱現若此其不偶造物豈無意於其間哉

書黃遵安自作墓誌後

若教俯首隨軀領料得如今似我能東坡以此語蜀哥士杜伯升神情感慨遵安獲從先君硯席精敏妙出一時屈其座人傲瓊琚玉佩按節緩視天街不難乃如飛注天馬浩不可羈任情詩酒奔軼絕塵才如人

意固亦自有限哉茲觀所自爲誌談說四方故意猶在有趙蓋卿杜牧之之風落乜逸氣固其平生受用得力處未易爲世俗齷齪者道也昔謝奕答桓公之門曠蕩不檢或者病其放公曰此吾方外司馬也以道眼觀適安非游乎方之外者乎

書樂安敎諭俞巽初詩集　永豐人

詩意如芙蓉初日姿態自然少年語言前輩風韻更移步則後村矣青原峴天孕育瓌奇慶曆之六一過江之平園誠齋諸公殘膏賸滴千載芬芳一番元氣

開闢嚴陵之土必有一番魁壘奇傑以黼黻之異哉

書黃羲成立卽集乃翁名介爲常寧宰

長篇短章群玉爛然燕山夜鴻嘹唳亦足驚聽坐念異時石滄公振古奇胎賫志以歿意造物報人不于其人必于其人之子本泉芳洲雙璧瓌奇再世傳衣天意在之矣太丘之裔爲元季陸抗之後爲機雲孰謂蒼蒼者無意於斯人哉芳洲昔從予游羲成其字覽卷慰浣書此以志

書吳適可所構先世誥敕 樂安人祖作駢桂尉

軒冕物之儻來寄也若甬堂之榜却鄭逆旅之夢道眼照世前境皆幻適可與君方抱其上世百餘年之詒紙求鐵藉於許公如護拱璧如獲一譆眞可以療飢寒九京有知不獨臨桂公一笑抑余因是追省往事益至丁丑戊寅間世事亦多態矣釣天夢罷曾幾何時夜半之舟已爲有力者取去新進小生且不識綾餅餤爲何物適可乃能切切守此璀燦如新使一時見者依希猶識前朝舊物此魯之寶玉大弓也其可貴也夫其亦可感也夫

故郴州宜章知縣潛心先生墓誌銘

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之墓也耶強學力行如吾兄而不壽苦硬清修如吾兄而不壽家庭侃匕孝友如吾兄而不壽政事潤物所至名卿大夫傾側前席如吾兄而不壽勃𠦑棄世孤俘無家隣爺之悲負薪之戚聞者墮淚至今誦嘗黎答崔清河語貴賤壽夭反置痛哉莊匕之無知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之墓也耶公諱霖字商佐世居撫安高大父思以特科授韶之昭平尉終容州法曹曾大父庚大父湛隱德不仕先公

去中以博學教授鄉里及門皆掇科級稱名士公自
束髮受業先公終身不更他師景定壬戌由鄉貢試
禮部擢第高等授袁州萍鄉警官書生試繁劇練習
若素官然嘗自書苦硬脩行直踐實履八字于屏以
自警持身如處女發奸擿伏如神明萍素患盜公嚴
保伍夜柝聲不絕盜徙他境邑政有未平匕於尉請
風稟匕諸臺薦書如束將代分宜吏罷軟不任事積
訟牒數百魁峰朱公貌孫為郡辟公疏決旬浹間健
決不畱一府驚服兩邑耄倪差者繁路再轉衡陽糾

衡於萍近先聲久在鴈峰始至即兼諸司僉廳衡倉
憲門時文書塡委獄事頻滋公涉筆命理無縣毫阿
附意小心訊審以赤子撫孤囚洒掃獄宇如福堂時以
肉糜啖之囚皆感泣曰不幸遭此錄事非死我則生
我也吐實不匿淹滯爲空郡守喜公廉能雖家事付
以綜覈繼使呉公觀至取諸郡獄連年不決盡以付
衡公隨事疏滌剖析各當而亦甚苦矣太守楊公文
仲提舉陳公合羅公子京提刑李雷應交章奏薦去
須入近耳實齋劉公應龍帥廣東愛其才以幹官劾

上疏晉一年治法征誅悉以相委情誼父子不啻也
咸淳甲戌赴部秋班得郴之宜章時余與季弟夢午
皆擢第晉中郴叔氏𡊮亦自廣西官滿再調親見當
日中朝諸公欽祗渠乚訪逮待如耆德宿士雖臺臣
論列彈文未上必於公質當否蓋以公節操學問政
事皆絕人此蹔人違官所以不相捨脩名日起視臺
閣步武如拾芥未幾天地變化人世慘然有代謝之
感而公亦厭世乘雲脫屣去之矣時至元丁丑七月
十八日也嗚呼雅道荒乚清風寥泬簞瓢不饑賈少

年爲漢初流徬于雲居曲爲大夫官春秋丹書誅之
公自少年拔起支氛倏然琴鶴高致六塵㜸壞長往
不返深衣笑終爲元祐全人非世之瑞芝醴泉耶人
之云亡後而不書闕也諸舟晦跡山林未能自遁於
當世文公于顯揚之筆輒追憶其大槩流徬而書之
公生於端平乙未六月得年四十三而沒亡於五都
廖原寓所時鄉氛正惡匆中如洗卒窀窆未克襄事
遂誅改卜母董氏安人配董氏孺人男三人長琫生
抗志箕裘以文學自力次同生後公十年卒次衡生

爲立叔之後孫男承保孫女定保公於聖賢義理研
精覃思古豐後村李公義山以潛心銘其齋故世稱
爲潛心先生銘曰
坡公亜趙玉局兮黃門援筆而銘其潛南豊盛名而
厄於時兮曲阜揭行述以彰其賢豈家庭之私論實
天下之公言吾兄盛德當時四方人士所共敬而所
就乃止此恐世遠義塞將斯人不復識公平生之大
全書之於石慰彼寒泉善必有後吾欲問夫蒼蒼前
進士董定得塡諱

先君梅窓先生墓誌

先君諱宏中字子宏曾大父諱思以特試授官終容州法曹艮齋謝先生銘其墓大父五四府君諱禹父六七府君諱湛母詹氏開禧丁卯先君寔生少負刻意自立傳文力學爲時文人諸大家爭奉書幣羅致凡經先君口授指誨率稱名儒舉奉常第集英者往往亦有之而先君輒不利既而四子相繼成名始有不在其身在子之喜先君訓子素嚴及官游迎養所至猶以廉勤兩字飭厲丙三諸子奉以周旋一時名

公鉅卿薦牘如束筍甲戌秋希之與夢牛以新進士
晉在所霖用考舉及格趨班垚自古桂再調會于武
林明年同時受闕歸侍又明年先君年及古稀春酒
盈觥子孫林立或謂當縱陳省華衣冠故事而天地
變化先君亦從此逝矣時丙子四月二十三日也先
君娶董氏男五人長霖壬戌 乙科任楚湘督官衡陽
司斜廣東經薪湏入郴之宜章後先君一年卒次希
之甲戌對策第六人初筵教授零陵次垚乙丑阮榜
由桂林簿尉再轉舂陵判官次夢牛與希之同登主

吁之黄昌簿次元善出繼袁之萍鄉柳氏今爲萍鄉
濂溪書院山長女二人長適劉祐甫次適劉季說孫
男十四人孫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先君既即世諸孤
無似顛沛流離越四年始獲塋于邑東山口陂之高
坑十里而近顧惟先君平生徽言隱德未易殫書方
將謁諸文公以圖不朽姑叙梗槩記歲月云至元丁
丑十月十六日孤哀子希之𡊮孫萍生等泣血
謹誌

李主簿德政碑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聖賢設施常
自道理上立脚故功力盡義味永雖東周季世夫子
一轉移之朞月焉而效三年焉而成若今簿君李公
之於樂安以義理之化理創殘之邑不兩年而政成
俗一其民熙熙焉若鄉曾能發揮吾道功用至此非
嘗學聖賢之學者乎共惟
大元奄有天下以眞實責士大夫凡州縣考績必曰
盜賊息戶口增田野闢賦役均獄訟簡以此五者爲

殿最而樂安則有甚難言者樂安本山水峒寨處又承杲政敗壞之後幾斂手不可復措公以儒飭吏從容爲之爲政朞年五事備具民氣大和或謂人情望治如飢渴煦嫗易七爾曹飢窮迫之邦復豳風猶反手然不然則今州縣明有司多矣豈才智盡不如公哉爲政有本領行事論眞實事實不脩而智力加焉一出而技窮矣故嘗以爲公之爲政事有五而行之者一二者其廉也廉則本領正聽斷公件七事實事事任理人人息心無施不可方公之未至也吉淦境

上嘯呼之黨虔劉吾疆場者迹混々濁如市府縣騷
然議征戰無虛日深山長谷之氓以至郊關者壯無
不枕戈待旦偶得一日之隙則佩刀劍以從南畝鹵
莽滅裂而耕蒿目且半爲黃茅矣飢寒轉徙井里丘
墟租撻搏手無策其孑々僅存者姦竄又從而掀簸
於其中前政羅獄南橋取以一切苟挍戒路鞭血成
流而猶不辨則或殺人以求之此時豈特五事不敢
幸其成斯人且不知有生之樂矣此將安歸乎此邑
殆幾泯々也而公至々之日嚴界限謝請託却餽遺

先以一廉爲本領而又持身如處女愛民如赤子御下如束濕待僚友如兄弟事上官如嚴師傳明教化戢姦貪省徭役全自義理上做工夫故一者旣行五者具舉數月之間精采卓異逾年化行境外兇驕未懲吾邑獨無桴鼓之警雲鄉地聯永豐列柵置戍至是省府明降罷兵遊於是而盜賊息矣村巳雞犬桑麻之跡相望黧老幼稚翏然休然相聯以生豐滏兩州之民聞風慕義願受一廛襁負而至者相屬蓋於是而戶口增矣舊田諸都荒拋幾以萬數逾年流民

提携稷業遂成樂郊山巔水隙㔝棲鉏芟於其上者如魚鱗盖於是而田野闢矣繼時上下以催征爲奇貨公明榜約𣂏事例罷所委蒲鞭不施輸者槃路盖於是而賦役均矣一邑四鄉戸口浩繁而以事在理者常不過十數人且二三人行旅往來至終歲不識追呼之卒刑清事省公府蕭然盖於是而訟獄簡矣凡此五美今人以爲殊尤曠絶之事至是粲然具興極而爲德政修陰陽調祈禱應年穀登氣象豐羨熏爲太平嗟乎吾道功用至此哉子産爲鄭三年而誦

興乖崕治蜀五年而信成公於是纔兩年耳一心兩
耳目撫摩於其上而政最乃如此吾觀公恂匕靜退
如中人其遇事乃如絕辟嶢巖凜不可犯出而臨政
惟以至元新格與論語一部相隨是以夫子學道愛
人之意行用官之法度此所以不令而信不怒而威
於鈇鉞其規模作用過俗吏遠矣詩不云乎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舉國之人如在公父母乳哺中故常願
尸而祝社而禜指公德政載之紀詠庶觀風者轉而
上聞以無忝公賜公曰此吾職也盡心焉爾矣其又

何求知公則何事於斯而子身於父母終有不可解之自然者謹哀與誦刻之堅珉而系之以銘庶四方上下聞風興起知孔氏家法政事自別而今之世亦未嘗無古所謂雍支也今人豈盡不如古人哉公相人也名艮佐字漢臣號潭溪銘曰

邑阻四塞山高水深狂御吞咀毒蛇浸淫鴟鳴嚣嚣于飛靡訴惟天陰隲錫之召杜侃侃李公冕舄翩蹮明月在空清冰在壑載其清靜爬梳櫛理如療斯甦如萎斯起我有田疇春膏滿畬我有黍稷秋穫滿車

始時邑人掩耳竄哭今無悍卒桑陰寂〻始時邑人刀斗相鬪今無吠犬明月村〻民祝我公長宰百里共識我公實握御史象山崔見薦水漣漪我公之德百年之思與人有誦宣布樂職示矢弗諼覩此銘石

濂溪說

昔濂魏公清規碩德充塞宇宙當時仰望如泰山喬嶽伊川稱之爲間氣何必魏公凡群腥衆腐中冷然氷雪不受纖埃者皆間氣也人稟氣於天惟得清氣外數多者最奇漢臣李公與魏公同里閈而官樶所

至穆如清風其爲吾邑如倚天絶壁峭不可玩一日
惠教欲以漳溪名其齋吾聞相臺山水妙天下漳尤
此州溪流清絶處荆公青山如浪之句漳之勝槩如
畫以漳自況象其德也豈徒懷山河之舊而已生魏
公之鄉而欲似魏公之德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天地
間扶輿清淑之所鍾若漢臣其傑出者哉

與雪樓程公書

嘗記晉人自恨與殷淵源語已之府與巳竭而殷陳
勢尤浩汗未可測坡翁贊書留鄭國三復詠嘆以爲

宜公之大無羨於功名無畏於博學無間之可入尋常讀此草々看過不知其心苦也乃握筆命詞始必知之蓋大君子行乎斯世落々穆々神明朗然歲寒之茂松九皐之鳴鶴深夜之幽光冷風逸響能盖人世欲盡繪其影響則不能欲顛倒細碎出其囊挾帶魚目游滄溟曾不足以易姑射仙人之一笑於是有含毫宛轉嘔出心肝蟲吟唧々不自知淪於李長吉之苦者矣此孔文舉欲侯李元禮所以不得不長揖遂引明公爲當代伊洛窮寮飢渴立雪門外者附々

為自暱而迂也其惟明公有體有用有德有言以大家聲華衆羨之長以全氣稱收天下之偏方相儒書常時挾金鑾玉振之技與前布專一之士角聲勢於春蠶葉匕之場吁水湖山英光振蕩洴出而應時鳳池翰墨將明指投茂與一時名流雋望橫陳錯落東南之寶欲盡此非特漢唐盛時所未有爲國家樹根本之道眞孔明公瑾之盛心也淮海閩湘嘘枯吹生餘事及之爾先一州後天下豈蒼生意哉使之承御史必能護氣脉以靖朝端使之掌禁近必能鼓風雷

以蘇群蟄使之列介僕必能儀刑百辟架群材立清
廟皆公所能爲亦吾所能言至其策飭名閙綠野列
竹帛鏗鍧炳耀誇當時名後代者雖更僕未易言也
雖然亦不得言也僕嘗以斯文受知左右矣策端擷
撥龍虬飛動映徹寒泉此九牧人士所望其一語不
可得賁繇氣類遂爲知己非千載之一日而山林野
人所當東望以謝者乎竹洲銘文凌厲峭律伏讀肅
祗於是九頊首介太虛以先君墓銘請先兄誌文并
下削正辱寵綴之使人復見西漢文章非惟可以振

幽遐亦與可以照當今望也非敢必也明公方將入持大典冊見長慶諸書者便如見大誥而暇爲微札賤修簡牘乎天下之實與天下共告勿鄙夷伏祇悚息事大君子褻語皆置伏乞鈞照

謝雪樓程公書

往者淩獵百書賜荅如響先君辛勤翰墨賫志未遂大宗師嘉遊九京手抉雲漢寵帝之清實簡遠光浮星緯千載生氣蔭映以之不肖以晦迹幽深莫知報稱山寒脉涸亦莫知所以爲謝惟與諸季盥手莊誦

東望師門九頓首刻諸心世世人但欲以科第榮其親不知外物供不足恃王介甫清流華貫榮進在前韶州府君政迹必得張駿承論次以傳而後釋然自幸免於罪纍賤兄弟三十年 沉鬱之跡垂匕欲老若先君非當今鉅麗賜之不朽恐遂湮沒無聞尚何顏食息於載履之間耶共肪自今是先君與諸孤一日偕出門下也依倚之私雲天在上鈞翰重勤謙鳴已甚某非敢以山林傲綺紈不能不以菲薄笑流俗挽頹瀾陷溺詆詩書爲六風甸剽學步者拾糠粃爲時粃亦

有横翔高鶱坐壇擁蓋而起自奰黎之諸生者乎亦有踏帷振響列城風竦而沛然氣味與四方紳佩爲握手忘年者乎亦有儲材籠中窮幽反掦前啓擬不進不休而蟬聯茹拔朝奏暮可列植要津者乎凡匡匕爲五雲吏諷道者皆斯世斯文關涉浩大非詣子咕囁細碎兒女語天地生物日新月化南溟培飛搏九萬而風在下山立霆碎椽筆何必不如皮遷酢鏗森飛鋤慾何必不如呂黎幅巾告成園林詩酒風流文彩何必不如綠野兒古人所能爲皆吾人所當

爲亦明公所得爲且今人豈眞不如古人哉望古太隆就彼選愞故自薄於庸流并心焉凡事合天理當人心亭亭恰好便是聖賢進退取舍合宜無人非無鬼責無天誅便是伊絡某落落無所爲於世居貧食不足從仕力難任掩関静坐爛煑菜根惟以筆墨自娛且以是厲其子孫無忘二三百載詩書統系持此一事藉手見古人再役遡回同道今人豈眞不如古人哉永論言不文行不遠此最知古今惟文章能壽人以不死諸所經營風驚電過酒鬼變滅由蒲川

而韓柳由歐蘇而朱陸非必十分位貌燁然與日月爭輝其文神施鬼設奎壁陸離與天地造化分工二千年間宇宙絢爛如畫所賴有此不然晋魏而已爾田舍翁而已爾凡為文非必鉤章怪字掩其所不能如古鼎追蠡而後為古奇正相生詞氣與義理俱暢煙雲姿態覩者徘徊顧戀如不忍捨乃是真文章焉上諸公出諸紙上多人讀不得底句尊尚之者曰讀書多故其文古匕文信如是耶歐蘇將愧之矣北人

觀書類處觀月甚矣晋人善評也嘗記嘉祐中有四

眞之曰富公眞宰相包公眞中丞歐公眞學士胡翼之眞先生謂之者無晋辭陶之者無異議其必有說矣鮮有一身兼將相又能四面古文章世如明公非其眞耶談文章與談世事異故敢傾竭肆其所欲言惟明公畢教之何當晋望衮榮承下風以請

跋曾氏一經

舉時袂藝走場屋與同袍裝做待旦棘門外雜坐喁喁私評敵旗幟譌等場牂距勍者爲誰未嘗不屬目曾氏兄弟微而章彼問韻墨課最選擬亦然俄而皆

然盡其人雖往而其文變幻光怪尚棼依延緑故紙
間事與迹陳深可顧聡祖父青燈之昔捐金購聚刻
之於梓夢中猶説波羅蜜意亦勤已斯文未可盡蹤
為已陳之芻狗延例以經賦選士文學緣由此途入
此板一行同志復見當時戰藝本色副墨之子洛誦
之孫安知無融液透脫䑛舐而升者乎大德丙午艮
月前進士何希之

贈彭海月廬陵人能摸星畫龍

海月從來山公泛重湖涉鯨波迢迢走萬里晋掊黄

洞豁華極宇宙瓌奇盛麗之觀魚龍所宮巨鼇所家析木天街北嶽醫閭所分野繽紛俯仰如覽畫圖落筆横縱神會天出與理冥造非世俗星翁畫師淺焉管窺天蠡測海也天暘注視目不瞬蛟龍造次欲手攬茲事奇崛冐黎以此屬無本猶疑其未必然海月然之矣

海闊蚪龍舞月澄星緯瀾凌虛恣吞吐身世蓬萊山

祭先母董氏安人文

嗚呼哀哉昔者吾母配于先君丁卯同寅戊午同辰

一開瑞氣磅礴氤氳而未發芽而未春窮居陋巷蕭然一貧斷機教子剪髮延賓扶持保抱刻苦辛勤間關歷裁人屈而伸諸兒無似竊第連群希之最後幾冠大庭人謂吾母燕國夫人弟兄筮仕 聯翩策勳奉承母訓廉恕公仁人謂吾母范滂慈親 綵衣戲舞潘輿奉迎歷幾寸祿救水昏晨誰知變化滄海揚塵潛深入密苟全其身吾母於此曾無戚欣忽以微恙乃歸其真嗚呼哀哉世之所重者貴而吾母乃見其子袍笏森然不爲賤矣人之所難者壽而吾母乃享

其天年七十有五不爲夭矣變故以來克終牖下者少而吾母卽世子孫滿前哀榮終始亦可以爲難矣雖然人子之念何窮昊天之德罔極斯文未喪吾道猶存則所以報吾母者豈不可勉而今止於斯也嗚呼哀哉天長地久古往今來此心不剷此冤難盡欲揮血淚奉上一觴吾母有知鑒此衷曲哀哉

贈萬安州學正艾愚隱敘章人

自眉山公以盛名客儋耳海外諸州遂爲搢紳士過化之所蠻方煙雨飛鳶跕跕非人世儋萬相望懸寄

海島水風蕩激不受塵侵故蜿蜒清淑之積人居其
問如東西州焉黎翁符老輩安貧守靜居然忠信魁
奇意春夢婆亦能作聖賢山中語水天一碧清風吹
衣坡公爲易書論語下汪腳合浦危舟恃以無死以
爲千古文章在焉之地之人淮陽顧可薄耶愚隱詩
腳半天下猶未已將走萬里涉鯨波爲寓安學癸老
婆心齷齪者未必不笑迂戰之左蜀之文翁潮之趙
德豈惟可崒然聳漢唐盛化於三代之表坡公神遊
入極臨覘舊邦聞介翁琅然玉琴爲黎人士詩書道

德將撫掌大笑曰吾艾子今出世矣一笑書之是爲

大德壬寅之良月

贈樂安學正吳瑞叔南昌人

瑞叔盛年如春低徊黌舍忍飢苦吟薰然黃卷聖賢之味時乜從予荒山斷水間樽俎談詠意象安閑去世俗子遠甚意家庭間見涵潤演迤必有苗脈一日惠示乃舅任齋伯仲詠帖拈起山谷騎父話頭勸渠祝況若乾淳行輩人語家世詩書含和郁粹而又日夕予貞元宿士琴瑟書劒之側義路夾持翺翔兩驂

瑞叔雖欲解鞭放轡中間固無歇泊處矣太史遷之學爲楊惲存誠子之傳爲餉齋前輩有所樹立皆不偶然瑞叔立脚已好培風厚積前輩庸知非我耶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贈江海客張相士南豐人

燕頷食肉而封班生頷侯封如拾芥見柳惲者謂其形夭賤宜易業後乃確守素學堂七爲正元名臣驗不驗易置乃如此衔卿子皮日休輩反覆此事未嘗不爲之闕然抑相士而失瞿此特未識坡公所謂天

趣爾張負識曲逆侯奇骨得於糠粃不飽之時張璟藏覓魏元忠貴氣不可得一怒即知其爲卿相擁地晝灰冥搜綴察此意何可語人張君客游江海其負璟之嫡孫行乎何其說相之輒驗也一再過我遂以二十八字壯其行

祭酒布衣侯萬里浮屠綴死撥朝紳憑君拂拭軒轅鏡照取眞形說似人

贈喻雲卿

孔老本同學宇宙皆吾人人生受用處亦有自然之

分存爵雲卿既欲逃儒而之老又欲舍外而之鄉自謀亦多事矣而俱未免乎有待平明視清老之鏡輕舟泛蜀公之裝此可易言乎哉敬賦二十四字以安之

行住坐卧是道東西南北吾家翛然無心任運脚跟到處生涯

、詩送樂安教諭涂所志 南昌人

所志光爵傾懷亭亭恰好抗志清高而非矯與物爲徒而非隨非特矜佩喜之爲朝陽前一葉行傾

竭莫逆非特杏壇花雨濃綠成陰比來仕宦諸公若軍若民若僚吏若征官時匕入館執經問難聽講加諸生吾教有此非世之麒麟瑞芝耶秩滿戒行既相與祖帳郊外以華其去復以小詩贊別欲控竭極言而終不得其所以言別愁深處政自難為言爾

一團霽色擁傘比賢舍如舟居此奇自北自南導雅豈不夷不惠見祿期杏陰搖蕩山深處燕語呢喃春去時鶖水滎淌獨無語交情深厚若爲詩

詩选樂安教諭周亦山盱江人

他日鬧京浙大夫士談道寺丞周官講𤣥望遥附

風雨晚乃獲交其嗣亦山於荒山硯席間議許商

略及覆理碣珠璣亥唾潑墨淋漓此咸淳以來貴

游俊造所無也益其强學織文猶及接中朝人物

故所樹立擺落世俗杏陰潑緑瓜熟告行將乘扶

摇負青天而上此非尋常別也小詩贅猜聯焉天

末

獨佩傳家印芹宫一綫春居然風月意笑却簿書塵

溪水吾同味簷花道固貧延寒從獻笑肯與俗爲人

又

垂晩相攜手飛談入理徵前脩推大雅晩輩慓眞假

君去紆朱紱吾將老布衣相教各千載别淚不須揮

送樂安蘇尉民安荅兒字守一

守一苦硜滑修以枋隱命其讀書之所曰與學士大夫講學窮理政最赫然於是三年矣而又葺橋梁於邑治之東力贊鰲溪書堂之役而集于成脩然一尉所樹立磊落卓絶眞宇宙間偉人瓜未及

而去之白雲在念歸鞍帶月色中八士深山老倪皆不忍其去而不能留也爲之詩以識別

獨醒看衆醉躋目似初時曉氣梅花迎春波鷗鷺隨書堂開太極江渚化迴途天理源活何官不可爲

又

幾識遨游賦誰歌歸去詞斬蓑聊戲劇耳 肯足婁嬙令伯陳情苦淵明歸思馳宜其鴻雲外去梅隱論心誰

送周山長高剛

予昔與高岡爲同升高岡方乘萬里風闊步燕臺

而予坐甌槭幾三十年不入城府山中遐意並離

宜鴻天際極目黯然

昔日視秋詫兩雄君今從翼更搖風知公合在雲霄
裏老我只宜丘壑中從古眞儒能益國方當盛漢好
收功諸賢錯落陽和調蘇得林間自在翁

挽盱江程總管

勳業還許季惟公獨隱淪爛柯移世運渾塵靜風塵
燕頷寧無相鳳毛殊有人九京誰復識哀此一淚沾巾

挽淯江皮元齋常謝奉由淯江府判得南雄不赴

桃浪飄殘夢棠陰換劫灰西江甦涸轍南國訊寒梅
雨散雲歸岫春濃客滿堂匕原上去風旋裊餘哀

挽故國史宮講致政黎公

教父鄉閭望名兒天下師已榮秦國袞猶効老萊嬉
清顏馳瀧夢善和問楚梁哀榮終始盛俯仰古今誰

挽黎司業兩衙

毀歷驚昔別幾夕望魁躔道脈諸儒後家聲三代前
蓼莪悲微講蘐露溢哀弦楚些聊雅絮瀧阡想大篇

贊管總管壬寅

俗吏嗟已期會問天將絕學寄侯藩扶持氣脉形神
復禰拂衣冠面目存不遣孔徒悲曠對應教他郤羨
平原擬歌樂職傳新句師帥宣風妙莫言

代贊路宣差

疑香清處識郎君又見朱旙擁後塵桃李托根恩有
世藻芹生色喜覃春卿侯善儀周公術又守能培劉
士醇千載棠陰存壁記行捉化筆轉洪鈞

贊趙理庵山長宣差之師為湖堂取同僧田

曾捉文印照湖源手取龜陰却幻塵太守泰山稱弟

子令君安邑兒門人詩書衣被蒙千里所游眞醇護
一貧理學世間成夢境此此庵了立欲誰將之

過樂安主簿胡潤甫寓廬陵先營與吾邑

渾溪守一飛梟迴日斷疑無結葦人皇意胡威清絶
世尚憐黃髮舊遺民扮榆接跡江河潤葵藿傾心甫
露新看取梅花消息動河陽應放十分春

壽李主簿

涓於鰲水涵秋月散作河陽萬玉花深谷嬉游稱佛
子公庭嚴靜類仙家從渠唾笑寒如許似此安閒味

儘嘉一捌心香無量壽耄倪長倚活生涯

題周縣尹壯冊畫

姚魏春嬌豔岸寒風嫩呼雨還花殘何加巧繪眞已面長與詩人帶笑看

送吳士英弁序

士英吳君少而馳騖於場屋壯而汨沒於風塵世故所嬰熟矣年踰五十解鞍放轡退焉自佚以老皆山名其齋滄波名其亭水光山色悠揚縹緲浴乎能自寬者也書生襟懷世界處別逍遙丘壑以

宇宙風月爲兒表雕繪入詩山川如畫
人世無窮事物禁太盛時毋做十分盡稱意古爲誰
至人游方外落魄常若癡不曳權門履恐爲諂子嗤
青山呈爽氣流水洽合姿是中有眞我與我俱如匕
范蠡五湖月謝安別墅棋英雄一轉首世上皆小兒
眞若恬晚節占勝負兩奇疊巘供色笑片碧含清漪
微波漾明鏡天宇浮修眉山水眞薄相晨暮相娛嬉
能賦俱詞手描畫光陸離走也乃末至迎我索新詩
樹組衣冠侶笑語色絲辟心齋坐忘日新亭湖上期

塵意頓一洗妙境巧相隨花柳相媚嫵鷗鷺自因依掬水月在手弄梅香滿枝清風華嵗晏幽光溫翠微流俗那能辨深心只自知是為赤壁笛是為商山芝

和酬鄒悦道甲戌第

人間異宇宙何地不嵌崎蒼茫天一壑嵲屼棘重圍衆哉桃源春瑞露濕霏微引睇不可望習匕好風吹五侯列珍膳滿座論祿期呂梁從迅急雲夢自逶遲人言武陵幻乃今親見之姻朋叩詩壇切匕復怡匕歸來詫厥毛挺之有此兒阿咸荷料理好著等緇衣

亦欲亂刪開飛木總因芝常凝世俗人驚見黃官窯
以故吹蒜根劄定脚不移豈意山中來絲章遺色綠
落筆羨君壯縮手笑予衰長歌供絕倒剪象解寞羈
乃知同袍子自有會心時慧詩能幾月驅車已再馳
勿隔同年面慰此長相思寒花晚更好春意滿南枝

題楊補之墨梅頂綴有跋與詩

須老毫端突兀　補翁墨意離披
此畫此詩供似　芒寒沁入野枝

詞送李主簿沁園春

蕉水欣逢清修循吏學道書英似琴彈畫永密堂閑
寂見鷲聆落李介神明芹泮碧香田翁競沸不佟三
年報政成棠陰裹潢池秋靜綠對春耕
吐麥隴風輕看鳧舄蹁躚萬里程儘攀轅卧轍難
碓步武搴旌攬轡無限勳名駿軌天邊慶雲頭上應
系雲能上下清徹亭晚聽陽關唱徹平逕煙橫

賀廉車郭西埜亦西埜武昌木蘭花慢

宋恭惟
憲使湘公西埜先生以道㢮文爲世麟鳳已陵樂

寧瑶隝碧東南士爭誦之澄清攬轡俊星影落芮

山間殘山剩水猶聽巨猴戢歌大雅晉望宗旋刀

圭分遣使凡骨瓿消而來則僕也爲不虛此生矣

筴中州名勝駕鸞鳳飲朝梧把筆壘精神浮動星藏

橫絕江湖漸伊紫陽妙語摘擬眞如髮就梳清意梅

花雪影香風閬苑蓬壺

霜威凌厲九霄孤闊步扶鵬圖假北道主人西江綠

泗春到窮閻功父護詩將筴勳名會似我公無匹

迴中書介考詞歌應憶靈烏

和陳簡齋 戊戌

三月九日偶閱簡齋臨江仙感舊詞有二十餘年一夢語不能無感蓋余甲戌與仲氏竊第捷音至正三月九日亦餘二十年矣依韻賦之詞曰

憶昔曲江江上路笑談欺壓群英歸來桃浪吼雷聲春深袍色鬧馮序日澄明

蕉鹿無端渾是夢年華一瞬心驚天機良巧翦陰晴攏葱葱欲曉咿喔報殘更

題陳桂溪遁山山居并序

昔人謂秘書省爲木天以蓬萊道山乃人間風日不到處也桂溪築居溪逕而仍其舊曰道山書院客遂以道山山稱命之恭其讀書山間散策檻外脩然身世之在蓬萊想其風味其蟠湖一曲秘書外監之賀知章乎極目煙霞聚之以詩庶他日非道山座上生客

一片書聲碧落遙　山縹緲溪前憑檻不隔滄波水隱几聽萊湖曲煙簷外臨聲陪笑語雲間桂影舞婢姊匆匆却笑隨緣已　一個崎嶇上木天

哭友梅外舅蔡 姓名鶴藪碩在屋之近寒梅匝地古木參天嘉定辛巳生

龍盤鶴嶺護堂匕攬結乾坤秀氣藏木老尚提寬定雨梅寒幾見至元新發視留恋家山近奠饗依稀綵侍傍墓下輪迴曾有約從來書種味偏長

題王平軒槐隱 樂安王子周

昔異時對策入謝皦臚紅綾餅賜罷恭詣袍笏所監值盛服槐笏堆床信意拈取予得其滑而理屑發三蒸蔚乎有文者取焉有賀予者曰此笏三公象也君利名宜得此予囅然一笑蓋是時予知時事將變欲

傚𨵿中李琎近例掛冠湯金門還笏徑歸山中爲隱者會中朝諸公力挽乃止能幾何[illegible]黃粱炊熟槺拙夢日閉閉且三十年此笏此槐於是與此身久矣其隱矣此間隱顯皆夢寐富貴榮名在宇宙猶草木榮華在目前瞥然電過俱爲塵迹草木何知人自異爾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槐一也抗志軒組者以之擬侯王浮雲富達者以之擬螘蟻槐之標致非別隱顯之趣自殊槐自王氏二耶以槐喩列三公香名流脫千載平軒其諸孫行乃獨寘神靜退偏讀書之所

爲槐隱以隱命槐進之於巢許高人之品着之在梅
竹巖棄之間平軒之趣高而其待槐亦厚於王氏矣
抑平軒以斯文爲族大宗堦庭森〻以能名若此其
能終隱矣乎以儻來付軒裳悠然若槐安之夢此隱
者之事王氏之心也以詩書付子孫鬱然爲槐庭之
符此隱而顯者之事王氏之德也槐亦何知或隱或
顯王氏命之而已來徵予言書以遺之

送鄭德翁江州酒副使號直心

昔人入仕捧檄而喜非專爲祿仕喜也書生試吏衙

可行志崇耶篦細橫豎皆宜貢銀鐡以奉上供作酒醴以謌鈞咒何莫非吾道功用事宜心超詣精敏老手便劇務樂安銀場斗大處而課程妙幹譽聲隆匕地大物夥鉅鎮雄藩使得展其驥足及游餘地矣嘗記王荆公奉使提獄江東至饒有一書生監酒題詩於屏有杖藜携酒看芝山之語典寄閑雅大加稱賞以聞于朝遂爲題官九江水陸之衝舟車之會南北賓入日夕旁午酒務以宜心爲之才具之優規畫之巧醞釀之工供輸之美聲實有不震耀彪炳者乎連

騎屆途視篆有日既不能稱賀觴於坐上又不能祖道郊外以寵其行徒西向旌旆繖蓋片紙以道吾將建康令之醇酎西涼州之蒲萄榮名近矣跂予望之

丁丑夏五偶書

予甲戌對策罷出寓觀橋與台州守臣黃中同邸時黃方赴召辱相勞苦如平生梧行繾綣笑語移夕問余策擊節稱善喜見鬚眉曰魁有在矣俄讀至策尾蹙然大聲曰且黃甲已而果然蓋余危急存亡數語正犯當時病痛士大夫多不樂聞此言後謁謝陳公侍

御坐定謂余曰君策甚佳當首選以首句吾聞二字
小屈太皇下教稱吾不當用此當稱愚聞或稱臣聞
亦可意以爲恨徃已亦托爲衙益尋之不大慰黄台
州因預料之矣余因悟陳公遂初封事婉轉懇切爲
危證如毒伐於此縱然攻紀猶可爲國而覽之不過
一炊以庭紳朝鳳之鳴猶不過且鳴且止余欲以場
屋布衣挽之固宜其不偶也然病勢至此膏肓矣猶
記嘗曰汪公紫源陳三策謂宜抽內地兵列數十大
屯江上聯絡守禦又嘗遣遼使臣倡以厚利否則惟

有掖拜此雖勢竭力盡爲此熱血相沃之着而行之
實可以綏亡方且目爲瞎賊妄語曾未幾而青盖入
洛之兆成矣遂初之言曰臣之一身小而天下大臣
之百年短而萬世長斯言可悲矣哉暇日追省舊夢
沸感不已故錄前藁以示來者記此則年已六十矣